关于高龄期学术写作的几点思考

黄宗智

由于学术对精准性和全面性的要求，我们很难避免过分高度复杂的表达，甚至会习惯性地采用过分客观化、平淡化的表达来说明自己的研究发现，乃至失去或隐藏自己原先作出真正最有价值、最值得突出的发现或理解那时的兴奋感。进入高龄，我们兴许会比中年期更会有这种学究化的倾向，老而甚之。

笔者认为，与严谨客观同样重要和需要表达的是，作者做出新发现时的惊喜。有的话，我们的学术报告应该做的是传达那样的心态，与大家分享，而不是摆出高超、“客观”的态势。

全心全意的学术投入乃是一种充满乐趣和兴奋感的活动。作为学者，我们要做的不是枯燥的学究型表达，而是充满活力的探索，实在不该将其写成只能使人打瞌睡的文章。我们要有意识地去传达学术给予自己的无穷乐趣，尤其是那些一刹那的惊喜或深层的满足感。这里当然不是说要炫耀，而是说要真诚。

青年学者固然会觉得须要将自己表达得更成熟、老练，免得使人感觉自己“幼稚”或“轻浮”，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上了年龄的学者，我们不会有那样的忧虑，更应该享受并更多表达学术所给予我们的兴奋感和乐趣。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要假装，而是不该将原本是使自己兴奋的新发现或新理解写成枯燥的、意图“客观化”的文字。我个人的倾向是要充分表达自己做出新认识时所感到的惊喜感。诚挚地表达自己学术所连带的感情乃是我们应做的事，不是勉强的、甚或虚伪的

客观或平和。这当然不是说要炫耀或夸张，而是说要真诚。个人认为，学术写作应该带有真挚的原有感情，不必为了达到“客观”而变得枯燥，抛弃或隐藏作者当时所享有的乐趣。

人到高龄，也许更需要特别关注此点，不要因为自己的丰富经历和成熟而放弃或遗忘学术所给予我们的兴奋感。也许，达到高龄，我们才更能够认识到学术所带有的各种感情，摆脱年轻时可能存在的速成或逐名逐利的意图，更纯真地向读者表明自己创作时的实际心态。这既是真诚的表达，也是对读者的尊重。

至于“高龄”这个概括，我们也许可将其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譬如，将76-80认作高龄早期，80-84为中期，84-88为晚期。毋庸说，有个别的学者能够在90多高龄仍然作出精准有力的著作，但那是相对罕见的。以上的划分目的不在精准或普适，而在进一步澄清比较常见的“高龄学术”状态的特征。

如此的概括毋庸说只可能是一种粗略的区分。高龄学术，部分由于其长年的积累，可能会比较更清晰有力，但同时，也可能由于欠缺更完整的记忆而过分简单化，越高龄越如此。我们要有意识地利用前者，警惕后者。也许，直面如此的矛盾，我们才有可能既避免一些老龄化写作的弱点，也充分利用其优点。谨此与其他高龄学者们共勉！